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五章 芳訊

一情相引，萬恨齊攢。梨娘得夢霞書，條而悲，條而喜，條而悟，條而迷，心煩慮亂，不知所從。梨娘何自苦乃爾？嗚呼！梨娘非自苦也，夢霞苦之也。夢霞深苦梨娘，夢霞未嘗不自苦。方鵬郎之持書而去也，夢霞目送之而魂隨之，心頭鶻突，腦蒂蠅旋，惕惕然如待鞠之囚，尚未定讞，不知是死是生。有時癡立窗前如木雞，有時呆坐案頭如參禪，有時環行室中如轉磨，其心專注於鵬郎持去之書，而懸揣夫梨娘之得此書也。其驚耶？其疑耶？其怒耶？其喜耶？如其怒也，則我此時之書，必已擲之於地，或投之於火矣；如其喜也，則梨娘味書中之語，想書中之人，會書中之意，必引上書者為解人、為知己。一封有情書，此時必得彼有情人之淚，層層濕透於字裡行間矣。夢霞一念旋生，一念旋滅，如露、如電，頃刻皆幻；而梨娘之閱此書，其喜、其怒，夢霞固未能預決，實亦未嘗不可預決也。蓋梨娘既攜持稿而去，則非無情於夢霞矣。夢霞之書，迎機而入，結果必佳，固不必夢想究竟，惟恐其不生效力也。然夢霞已為一縷情絲牢牢縛定，神經全失其作用，不覺惶急萬分，歷碌萬狀，惶惶不定，疑懼交加。此夜夢魂之顛倒，夢霞亦自覺從未如此，五更如度五重關耳。次日，夢霞課畢即返，較平日早一二小時，家中人固莫知其心事，但覺其稍異於常而已。不知夢霞固心懸乎昨夜之書，而急盼夫好音之至。公事畢，治私事，而望之，坐以待之，豈容有一刻逗留於外耶？乃夫幾而金烏西墜矣，未幾而玉兔東升矣。心急矣，眼穿矣，鵬郎來矣，此時之夢霞又別具一種昏亂迷離之狀，如死囚之上斷頭台時，惟此最後五分鐘之解決耳。

「重疊魚中素，幽緘手自開。斜紅餘淚跡，知著臉邊來。」鵬郎徐行而前，有一物焉，其形狹而長，緊握於鵬郎之嫩腕，直刺於夢霞之饞眼。此何物耶？非夢霞終日盼望之一紙好音耶？夢霞，夢霞，喜可知己。鵬郎以書授夢霞。夢霞驚喜之餘，偏欲強示鎮靜，逆知其中消息必不惡，正不必急於剖視，姑置書於案頭而課鵬郎讀，若不甚注意者。直至夜課已畢，鵬郎就睡後，乃開緘閱之，其文曰：

白簡飛來，紅燈無色。盟誦之餘，情文雖豔，哀感殊深。人海茫茫，春閨寂寂，猶有人念及薄命人，而以錦字一篇，殷殷慰問於淒涼寂寞中耶。此梨影之幸矣！然梨影之幸，正梨影之大不幸也。梨影不敏，奇胎墜地，早帶愁來，略識之無，便為命妒。翠微宮裡，不度春風；燕子樓中，獨看秋月。此自古紅顏，莫不皆然。才豐遇嗇，貌美命惡。凡茲弱質，一例飄零，豈獨一梨影也哉。人生遇不幸事，退一步想，則心自平。梨影自念，生具幾分顏色，略帶一點慧根，正合薄命女兒之例，不致墮落風塵，為無主之落花飛絮，亦已幸矣。今也獨守空幃，自悲自弔，對鏡而眉不開峰，撫枕而夢無來路。畫眉窗下，鸚鵡無言；照影池邊，鴛鴦欺我。此中滋味，大是難堪。然低首一思，則固咎由自取。不加重譴，免受墮落之苦。天公之厚我已多，而尚何怨乎？夫以多才多情如林顰卿，得一古今獨一無二之情種寶實玉，深憐痛惜，難解難分。而情意方酣，奸謀旋中。人歸離恨之天，月冷埋香之塚，淚眼未清，香魂先化。人天恨重，生死情空。夙因如彼，結果如斯。梨影何人，敢嗟薄命？使梨影而不抱達觀，亦效顰卿之怨苦自戕。感目前之孤零，念來日之艱難。回文可織，夜台絕寄書之郵；流淚不干，恨海翻落花之浪。病壓愁埋，日復一日，試問柔軀脆質，怎禁如許消磨？恐不久即形銷骨立，魂弱喘絲。紅顏老去，恩先斷而命亦隨之俱斷；黃土長埋，為人苦而為鬼更苦矣。此梨影平日所以常以自憐者自悲，又轉以自悲者自解也。

乃者文旆遙臨，高蹤蒞止，辱附葭莩，不嫌苜蓿。鵬兒有福，得荷裁成；梨影無緣，未瞻豐彩。自愧深閨弱翰，漫誇詠絮之才；側聞閨苑仙才，頗切葵傾之願。私心竊慕，已非一朝。繼而月中摹花塚碑文，燈下誦《紅樓》詩句，尤覺情癡欲醉，縷縷交縈，才思如雲，綿綿不斷，幾疑君為怡紅後身。自古詩人，每多情種；從來名士，無不風流。夫以才多如君，情深如君，何處不足以售其才？何處不足以寄其情？而願來此斷腸地，眷念未亡人，慇懃致意？讀君之書，纏綿悱惻，若有不能已於情者。梨影雖愚，能不知感？然竊自念，情已灰矣，福已慳矣，長對春風而喚奈何矣。獨坐紗窗，回憶卻扇年華，畫眉情景。廿四番風，花真如夢；一百六日，春竟成煙。破鏡豈得重圓？斷釵烏能複合？此日之心，已如古井，何必再生波浪，自取覆沉？薄命之身，誠不欲以重累君子也。前生福慧，既未雙修；來世情緣，何妨先種。彼此有心，則碧落黃泉，會當相見。與君要求月老，注鴛牒於來生，償此癡願可耳。梨影非無情者，而敢負君之情，不以君為知己？但恐一惹情絲，便難解脫，到後來歷無窮之困難，受無量之恐怖，增無盡之懊惱，只落得青衫淚濕，紅粉香消，非梨影之幸，亦非君之幸也。至欲索觀蕪稿，梨影略解吟哦，未知門逕，繡餘筆墨，細若蟲吟，殊足令騷人齒冷。君固愛才如隨園，苟不以梨影為不可教，而置之女弟之列，梨影當脫簪珥為釵，異日拜見先生，滌硯按紙，願任其役，當不至倒捧冊卷，貽玷師門。此固梨影所深願，當亦先生所不棄者也。區區苦衷，盡布於此。淚點墨花，渾難自辨，惟君鑒之。梨影謹白。

記者述筆至此，發生一疑問，請閱者一思。夢霞讀梨娘之書，當生何種感情？夢霞之書，一幅深情。梨娘之書，若有情，若無情，怨不深而自深，辭不嚴而自嚴，言外已有謝絕之意。以常情測之，夢霞讀此書，將怨梨娘之薄情而含失望之恨矣。不知梨娘固非文君，夢霞亦非司馬，兩人之相感出於至情，而非根於肉慾。夢霞致書於梨娘，非挑之也，憐其才而悲其命，復自憐而自悲，同是天涯，一般淪落，自有不能已於言者。梨娘復書，內容如此，正與夢霞之意，不謀而合。梨娘深知夢霞之心，乃有此盡情傾吐之語，此正所謂兩心相印。梨娘惟如此對待夢霞，乃真可為夢霞之知己也。不然，稗官野史，汗牛充棟，才子佳人，千篇一律。況夢霞以旅人而作尋芳之思，梨娘以嫠婦而動懷春之意，若果等於曠夫怨女，彩蘭贈芍之為，不幾成為笑柄？記者雖不文，決不敢寫此穢褻之情，以污我寶貴之筆墨，而開罪於閱者諸君也。此記者傳述此書之本旨，閱此書者，不可不知者也。

夢霞、梨娘交感之真相，既如上述，則夢霞此時對於梨娘之書，其感情究如何乎？曰：與梨娘之閱夢霞書時正相同耳。始則執書而癡想，繼則擲書而長歎，終則對書而下淚，蓋夢霞固知梨娘決非薄於情者。書中之語，借曠達之觀，寓怨恨之情，宛轉纏綿，淒涼哀感，依戀之誠，溢於言外。至欲割愛斷情，癡作他生之望；執經問字，願列弟子之班。其語雖似薄情，然惟愈薄於情，乃愈深於情，自此而夢霞乃愈不能忘情於梨娘矣。梨娘欲力■情魔，夢霞已漸沉苦海。夢霞不免為情所誤，梨娘獨能免乎？嗟嗟！可憐身世，從今怕對鴛鴦；大好因緣，詎料竟成木石。普天下有情人，能不同聲一哭哉！

青鳥佳音，深喜飛來天外；素娥真影，尚難喚到人間。次日，夢霞自校中出，彳亍而歸。遠遠望見舍後似有人影，倚門閒行。衣光鬢影，掩映於籬花牆草之間，神情態度，頗似梨娘。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。梨娘殆有所盼乎？比夢霞行至門前，則芳蹤已杳，纖影無痕。惟有遠山蹙恨，溪水瀉愁，一抹殘陽，黯然而無色，如助人之淒戀而已。斷腸人遠，癡立何為？不如入此室處，再理客窗生活。甫入戶，突見案上膽瓶中插有鮮花一枝，迎面若笑，照眼欲眩。異哉！此花何來？是必梨娘所貽矣。梨娘之貽此花也，又何意耶？此花形如喇叭，色勝胭脂，媚媚之中有一種驕貴氣，咄咄逼人。此花何名？夢霞似曾相識，而一時竟不能復憶矣。俟鵬郎來問之，鵬郎曰：「此及第花也，吾家後院左右凡兩株，今春開花甚繁。先生如愛之，可遣秋兒再折幾枝來，無所惜也。」夢霞卻之曰：「得一枝供養已足，況我見此花，亦殊不喜。」鵬郎乃無言。夢霞既聞此花之名，知梨娘之貽，具有深意，不覺觸起十年前事，淹滯之感，淪落之悲，兜上心來，舊恨新愁，並成一種。而一注目間，見硯盒下露一紙角，墨痕隱現，急取閱之，乃小詞一闕也。

《鷓鴣天》偶感

罵煞東風總不知，葬花心事果然癡。偶攜短笛花間立，魂斷斜陽欲盡時。